



文学初步读物

范進中舉

吳敬梓著 王叔暉插圖

K25
W472

通俗讀物出版社

文學初步讀物目錄（第五輯）

黑旋風李遠

天水關

范進中舉

高婚

秋收

黎明的河邊

北漢江邊的黎明

村仇

嚴重的時刻

我的兩家房東

施耐菴著

羅貫中著

吳敬梓著

魯迅著

茅盾著

峻青著

寧幹著

馬烽著

韓北屏著

康濯著

登記

我和反圍盤

實習生

糾紛

無腳飛行員

女報信人

二六七號牢房

競賽

趙樹理著

張明山著

徐辛雷著

西戎著

波列伏依著

比留柯夫著

伏契克著

卡達耶夫著

拖拉機到了磨刀石農莊 潘菲洛夫著

祖國的衛士

維·喬爾諾斯維托夫著

本書說明

這個故事是從儒林外史中選錄出來的，寫的是范進沒有中舉的時候，家中生活極為窮困。他為了應試，向丈人告借盤川，不但沒有借到，反被罵了個狗血噴頭。但是當他一旦中了舉人，親戚、朋友、鄰居們就都來送東西，他丈人立刻稱呼他老爺，連素不相識的一個鄉紳也將住宅和田地奉送給他。范進聽說自己真正中了舉人，高興得發起瘋來；他的母親看到家裏平添了許多東西，喜得倒地而死。作品無情地暴露了當時社會上利慾薰心的士大夫階層，同時也諷刺了那種趨炎附勢的世態人情。

話說山東省兗州府汶上縣有一個教書先生，姓周，名進，年紀六十多歲，却還不曾中過學。這年到京會試，中了進士，殿試的時候，名列三甲，授了部屬。在再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

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喫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着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肌瘦，花白鬍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着麻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

● 部屬是泛指六部的屬官。

下去歸號。周學道看在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那穿麻布的童生上來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曾賞取。」周學道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

那時天色尚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得不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又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

●放頭牌就是放頭排。考試中，開始放出考生時就叫做放頭排。



“重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

覺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看，却有一個童生來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銜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說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傍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頭，又到大門外。

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個記認。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歎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纔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素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着實贊揚了一

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鼓吹送了出去。

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范進又磕頭謝了，起來立着。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着，直望見門槍●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纔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廈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着，妻子住在披房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

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

● 門槍是官員出行時的一種儀仗，平時就插在門首做裝飾。

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盪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們跟前粧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



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着喫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喫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着喫了飯。喫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喫的醞醞的。這裏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班同業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間，這些同業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喫起天鵝肉』來！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

① 行事是同業、同行的意思。

② 腆（去一平）着就是凸出着。

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喫！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盪鏗，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素商議，瞞着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

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養粥喫。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纔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

● 科舉時的社會習慣，秀才做相公，稱舉人做老爺。

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纔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

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蹶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头，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了，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雞去救命，為甚麼拿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雞。」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着他說話。范進三两步走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掛起來，上

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

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踉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衆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衆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纔得好？」

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却是如何是好？」衆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拿些雞、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爹們，再為商酌。」

「京報連登黃甲，是科舉時代專寫在中試喜報上的一句祝賀的話，表示會試、殿試連捷的京報就要運到的意思。黃甲就是金榜。」

當下衆鄰居有拿雞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雞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齊了，拿在草棚下。鄰居又搬些桌凳，請報錄的坐着喫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在下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衆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歡喜狠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曾中。』他喫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人都拍手道：「這個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素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怕是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曾回來。快些迎着去尋他。」

一個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戶來，後面跟着一個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大哭着

● 二漢是指傭工，小使。

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衆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齊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賬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敕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被衆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纔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拿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鄰居五六個都跟着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這可嚇他一嚇，却

●局就是逼的意思。

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自然，何消吩咐！」說着，一直去了。

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着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着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兇神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個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



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到第二下。范進因這一個嘴巴，却也打暈了，昏倒於地。衆鄰居一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跳脫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掌仰着，再也彎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着。

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衆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纔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纔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纔不是我敢大膽，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老爹方纔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又一個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還怕